

北

史

九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竝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狠險悻好劫剽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信州路刊

一

童

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官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居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
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宦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
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食之紹時年十六紹
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
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
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
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
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
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

信州李刊

北史列傳四上

二

童

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
贈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

龍衣祖爵薨于世遵襲孝明時爲荊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
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爲朝
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
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
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
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
服入境觀察風俗下申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
所食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怕王賈諸姓
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
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又以驕恣恐禍及已
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不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
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
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
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梁武帝

信州路李刀

北史列傳四上

三

吳如壽

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
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
爲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楊公位
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
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
亂遣誘召之許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
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暉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
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
服其勇蓋長子提龍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下

塞北時年十六有風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
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龍襲爵忠
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祿賊司馬小君
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
京師斬之又有祿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
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
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
龍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
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

北史列傳四上

四

吳祖考

讓其次弟鹽鑿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許於孝文
孝文詔鑿終之後令顯襲爵鑿乃受之鑿字紹達沈重少
言寬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鑿上書遵孝文之
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
天下一如鑿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
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
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鑿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
五子七處受納鑿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
受狼籍齊人苦之鑿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
多飢餓鑿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

既年少長史盧陽烏覓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贖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竝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各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乂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暉子羯兒

信州齊刊

北史列傳四上

五

七

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勳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霄帶十圍容兒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

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還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衰臨窆喪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又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顯表遜位

信州州

北史列傳四

六

大

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持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恠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文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尔朱榮之為真寢數以

名馬奉又又接以恩意榮其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
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
以又妹夫除通直郎又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
中又女天靈太后詔贈鄉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旣在
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
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
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
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又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

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
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
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
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
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遂詔
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
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佞
媚遂出入禁中怕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
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
發初又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慢

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物
其中又曾卧婦人於食輿以帔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
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媼無別政事怠惰綱紀
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自不法恐被
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為
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以已為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為表
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如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
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
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
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閉居寺欲自下疑帝與羣

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又流涕叙太
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
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
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
重於又而其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又
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
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
免冠求解乃以又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
去兵權然摠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恩逸
屯弘昶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又欲

帝之嬖也。訴於帝云：「又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曷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墜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又為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

信州李州

北史列傳四上

九

黃

又及其弟瓜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屯大鎮，降戶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為內虜，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又及弟瓜竝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又子舒，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

善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數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資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醜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譁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頌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應麟跡蘇威怯懦元帝元景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頌上初然之及頌得罪上以善言為頌游說深責

信州李州

北史列傳四上

十

黃

盜禮為救命之計必自有說此當詳之

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匡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祐少而機警位給事黃

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其弟繼，齊歷位兼度
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
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為
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
位給事中，與兄又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
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
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其有聲稱，以
又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
平，戾王。不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
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竝闕母

北齊列傳四

一一

氏

樂平王不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
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王略陽禁令齊肅所過
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
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不軍事，
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
至。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
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不上疏以為和龍

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縉事以憂薨事在縉傳諡曰戾王
拔龍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
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
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目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龍而無
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
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譽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諡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
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
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
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條與人休息後劉縉
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
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
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
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兒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
才藝比陳留相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

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
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
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建功居多又討破禿髮
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謚曰莊王子仁襲
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文謀為不
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
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
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削懷怨
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信州李刊

北史列傳四十一

十三

子公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
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
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頭龍頭並闕
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二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
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
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
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

田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郡
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
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
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
后令立南安王余詵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
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
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
配北鎮久之提子真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信州李刊

北史列傳四十一

十四

子八

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
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
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
改封濟南王子賤字文若紹封賤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
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竝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二人才
學雖竝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
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真方

兩得之

或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或本
 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父諱啟求改名
 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此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安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或以為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
 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
 行臺會介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
 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拊或風神閑雋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聲歔歔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
 魏為偽唯或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為
 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至孝自經嘗延離不進酒肉
 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並錄尚書莊帝
 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氏為文穆皇后
 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業

信州李州

北史列傳四上

十五

連署

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
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宜同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方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仁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主意在毀冕文王心切裂冠雖祭則
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丁元宣王家胤
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
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以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

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雋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章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
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
美文穆皇帝天啓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
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移寢則魏太祖
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
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歎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序道
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婦袷禘不得同室乎且晉文
景其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
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禘一廟豈無婦舅共
室也若專以其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
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
追尊兗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
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較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
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

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余朱榮死除或司徒
公及余朱兆率眾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
屈為羣胡所歐薨孝武帝未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
書事論曰文穆或美風韻苦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
覽羣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
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
友少有時譽龍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
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
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
笑曰朕恒聞主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

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今制百家為黨
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
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
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
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閭二比計族
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
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
矣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
今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
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
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
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內
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
以姪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姪為女
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夫如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姪淫之兆
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
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言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阜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歸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摠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環既得反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寧振給詔予爲此道行臺詣
彼振恤乎陳便宜表曰衣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
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入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
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
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
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
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困
死云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

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
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
大者不許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
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
下策昔在代京怕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
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
大造之德鳩其散云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
理雖万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下昔漢宣之世呼
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

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
察動靜斯皆守古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
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
所開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
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
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
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
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
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
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
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
瓌衆號二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
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
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
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
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
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
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都滿、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平東道行臺彭城郡王。顥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李万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字監儀注字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士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

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
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
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
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
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秀周文帝偏所眷顧
嘗於室內置酒十瓊瓊餘一削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
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巨坐相
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
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
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

信州路李刀

北史列傳四十二

二十二

吳祖壽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
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二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
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
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
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
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
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
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

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
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
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
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
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
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
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
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
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信州路李刀

北史列傳四上

二十四

曰六祖考

之劫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
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
坐洛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
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
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
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
上書曰邊豎構逆以威紛擾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
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共與之為征鎮驅使為
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
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
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
摸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
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
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

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
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
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
臣崇與臣遠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
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
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
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
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
鎮俱叛一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
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

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
請求迎接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六纂表
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
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
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
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
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
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
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
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
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
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
琛等為鮮于侏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
融為左都督裴銜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
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士等
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
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
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
銜臣次骨臣以踈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
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
不蒙遂前留元標據平盛樂後被重圍折骸易子倒懸一
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
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斃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
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
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
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
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

信州列

北中列傳四

二十七

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
和曾經省訐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
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偏偏謀相誹謗言臣惡
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斬琛曾理臣屈乃視之
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
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蠱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
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遷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
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
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齊徒從臣行
者莫不悚懼頃伯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

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
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
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旣優幸任隆一壯慕
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
舉芥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僂俛先驅不敢辭事
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
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鄉言左
軍臣黜右軍臣銜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旣用心如此臣
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
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
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公

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
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
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韋武王融戰
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去
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

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
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
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
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
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
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
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異州竊而携去遊
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父
乃停息論者爾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
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
啓原之復其爵土

北史列傳四

二十九 四百十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
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
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群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
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戈獵出入無度邊方告
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
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盛葬以
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
平陽以降竝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
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
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
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
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
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
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
之見殺不其晚歟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方洽周益校正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表椒房生陽平幽
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
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竝關
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
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
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
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為
椒房

北史列傳五上

吳友山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
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二道
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勛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筭
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幾遭
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二道諸
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盧河西道向
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
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
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年薨於青
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

爵除顧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
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
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
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
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
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
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
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
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
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二年東討沒於
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
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
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二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
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尔朱榮以融為首爾將
軍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
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二司欽邑尤
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潘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
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
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

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
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
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
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
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
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
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謹好酒。
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穆親族。
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
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
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贊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
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
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
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
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
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
請請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
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

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爵昂子悒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愔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昂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

信州志

北史列傳五十一

四

魏元龜

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小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表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表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事

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出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表。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退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子冲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算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杖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
史崔伯麟討之敗於黃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
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
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
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
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
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
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
繫之以帶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
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
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
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
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
王長命亦賜練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
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
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
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
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
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
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

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甚也
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
亡之日二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
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
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
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
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
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卜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人侵擾詔新
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

信州路李判

北史列傳五十一

七

江陸

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
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
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
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補
授同母兄子詡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
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冗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
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二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
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
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
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

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尚書事齊文襄嘗謂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酒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潘王家世號為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重墾與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

信州路亨刊

北史列傳五十一

八

七十一

廣義

暉業訴奪王爵，僂弟麗字寶，尚書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督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眾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狂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

信州事刊

北史列傳五十一

九

江子

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斬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沙

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謹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

信州路李刊

北史列傳五上

十

江祖珍

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脩義乃移東城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

昭代之盛此開
吳

京師白劫
盜統到今

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
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
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
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
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夔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
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
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
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夔寅討之以脩義為
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

信州洛李刀

北史列傳五上

十一

吳世壽

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為小冢宰江陵摠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
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
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
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
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
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
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
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其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
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

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

馳還舍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
文都歸罪司寇伺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挑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伺慟哭
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
子竝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
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
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為兄子
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
大夫隋文帝重其明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信州路孝刀

北史列傳五上

十二

吳祖壽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
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摠管時陳將任蠻奴等
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摠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
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
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夔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
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夔泣諫不從
家素富多金寶喪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
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摠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褻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褻，何故利金而捨盜？褻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無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褻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二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褻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褻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隰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帝器之，謂曰：

叔父必能儀形社稷。臣輔朕躬，今可改名爲臣，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始，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臣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裹衰將上。臣諫，帝推之，令下。皓恨，臣失色。當時壯其忠，甚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臣既忤，皓懼爲所害，廉價自條，其有聲績，還怕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臣奏親王、夕，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許，臣以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不可。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臣表引樂陵王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龍衣封以明。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臣與肇抗衡。於聽事，意欲與相詰，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顯奏臣曰：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弊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闕、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參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靈樞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

信州李判

北史列傳五上

十四

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說未
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宗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
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
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
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言校從其善者
而方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判寸並呈
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
蔚與宗扶同一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
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
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
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以是於匡
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
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
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彝序匡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
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
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
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
實使蘊藉之玉斲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繼次又言其嘗

與宗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
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
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內朝抱璞
人外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
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鳴義端早
辨譖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出此語計芳
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
借智於人規成虛譽况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
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

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
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
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二浮濫難可據準又云
共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
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
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
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
律調正分寸而已檢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臣未
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宗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
而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臣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臣竝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肇處臣死刑宣武愆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尚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信州路刊

北口列傳五十一

二十七

上座

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臣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竝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臣辭解欲將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今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殯國除祀廢不祀忽諸臣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

上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
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
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
赴省與匡逢遇驕宰相過朝
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
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澄曰文具後
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龍薨子祖育龍薨武定初
墜馬薨子勒又龍薨齊受禪爵例降

信州路州

北史列傳五十一

十八

列傳第五

七

二九

